

Marguerite Duras

# Le square

广场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道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广场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道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场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王道乾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73-7

I. ①广… II. ①杜…②王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0414 号

MARGUERITE DURAS

Le square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55 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55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 09-2005-144 号

广场

Le square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道乾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125 字数 59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73-7/I·3936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9907735

# Le square

Marguerite Duras



她们是包揽家务的女佣，在巴黎火车站下车的不计其数的布列塔尼女人。他们是乡村集市的流动小贩，卖点儿针头线脑，零七八碎。他们——成千上万——不名一文，惟有一个死亡的身份。

这些人惟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：不要饿死，每晚都要找到栖身之地。

还要不时地，在偶然的相遇中，聊聊天。聊聊他们共同的不幸与各自的艰辛。这一幕幕往往发生在夏日的广场上，列车上，以及集市上那些熙熙攘攘、伴有音乐的咖啡馆里。没有这些，照他们的说法，他们就无法摆脱孤独。

“先生，再给我讲讲坐满人的、演奏音乐的咖啡馆吧。”

“小姐，没有它们，我就活不下去。我很喜欢它们……”

“我相信我也很喜欢它们……有时候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走走，可是您看，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，单身一人，是不可能的、不许可的。”

“我忘了：有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注意看您。”

“我知道。走近了？”

“对，走近了。”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 
一九八九年冬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本书于一九五五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。再版时作者对其稍作修改。两个版本不同之处，编者均加注说明，以供参考。此处系新版本所添加。

# I

一个小男孩从广场花园深处悄悄走出来，走到姑娘面前，站在那里。

“我饿了。”小孩说<sup>①</sup>。

对那个男人来说，这倒是引起谈话的机会。

“真的，是吃点心的时候了。”他说。

那位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快的表示。相反，她对他同情、好意地微微一笑。

“真是，我看真是快四点半了，吃午后点心的时间，差不多。”

她从靠近身边搁在长凳上的一个食篮里拿出两片涂果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九五五年版：他宣布说。



酱面包，递给小孩。接着，又在小孩脖子上轻捷灵巧地系上一条餐巾。

“很乖嘛。”那个男人说。

姑娘头摇摇，表示异议。

“不是我的孩子。”她说。

小孩拿着两片面包走开了。因为是星期四，这里的小孩真不少。在广场花园里，小孩很多，大一点儿的，玩弹子，或者追来追去跑着玩，小一点儿的，玩沙坑，最小的，坐在四轮童车里面耐心等待时间到来，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。

“您看，”那个姑娘接着说，“倒也可能是我的孩子，人们常常把他当做是我的孩子。我应该说，不是，不是我的孩子，跟我一点儿也不相干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那个男人说，微笑着。“我也没有孩子。”

“有的时候，小孩那么多，到处都是小孩，没有一个和自己相关，也怪有趣儿的，您不觉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小姐，不过，已经是那么多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先生，那可也不见得。”

“不过，人们喜欢孩子，孩子也讨人喜欢，这难道没有什么重要意义？”

“相反的意见怕也不好说吧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小姐，是的嘛，这个，想必也要看他性格怎么样。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满足于已经生了这样一些孩子。我认为我是属于这些人当中的一个，这种人我见过不少，而且我也可能有那么几个孩子，不过，您看，我对他们很满意，这我也办得到。”

“先生，您当真见过许多？”

“是呀，小姐，我到处旅行嘛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那个年轻姑娘很讨人喜欢地这样说。

“此刻是例外，我正在休息，我是无时不在旅行之中。”

“广场，原就是规定给人休息的地方，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季节。我喜欢广场，我也是喜欢广场的；我喜欢户外活动。”

“那个么，也不花费什么，因为有这样一些小孩，总是叫人心喜的，其次，认识的人很少，有时候，在这里，

又有机会和谁谈谈、讲讲。”

“不错，照这个意思说，真的，是很方便很实际的。  
先生，您在旅行当中还销售货物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我的职业。”

“永远卖同样的货色？”

“不不，货色不同，不过，您知道，都是些小玩意儿，小商品，不可缺少的，人们常常忘记买的。我那个中型手提箱里面样样都有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不妨说我就是旅行商贩，我说的这个意思您是明白的。”

“可以在集市上看到，货箱在您面前就那么一摆？”

“对了，是这样，小姐，在露天集市边边上可以看到我。”

“先生，我是不是可以问一句：这收入是不是正规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小姐。”

“我也不是这么想的嘛，您看。”

“收入很可观，不不，不能这么说，不过，日复一日，总有所得。我说正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先生，我冒昧再问一句：因此您是饥来则食，不缺少什么？”

“那当然，要是饿了，就有饭吃。我也不想说每一天都按同样方式吃我的饭，不是那样，有些时候，手头有点紧，总而言之，每天都有饭吃，这是办得到的，不错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先生。”

“谢谢，小姐。是的，我差不多每天都有饭吃，您看。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由于我就一个人，我又没有固定住所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忧虑，当然。不过，也有一些忧虑，仅仅与我一个人有关。有的时候，我缺一管牙膏，有些时候，我缺少同伴，除此而外，都过得去，是这样，过得去。小姐，承您关切，谢谢了。”

“先生，这是不是一种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？至少您认为是这样？”

“是的，一点儿也不错。这甚至是任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最好的一种工作。”

“看，我还以为这种工作得具备某些必不可少的本事才行呢。”

“严格地说，最好能够阅读，因为晚上住在旅馆里读报，搞清楚车站名称，让你生活做事方便，也不过就这些。要求并不多，而且，您看，饿了就有的吃，天天都是

如此。”

“我嘛，我想的是另外一些必不可缺的本事，我的意思是说耐力，不如说是耐心吧，还有坚韧不拔这一类品质。”

“因为除了这种工作之外我没有做过别的事情，所以我无从判断，不过您说的那些品质，我看不论别的什么工作都同样需要，都少不得。”

“要是我还敢再问一句，先生，我就问问：您是不是认为您还要继续这样旅行下去？您是不是认为有一天就不再外出旅行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随便谈谈嘛，是不是，先生。请原谅我一再向您提出这些问题。”

“请呀请呀，小姐……不过我真是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下去。别的我也没法说，真的，我不知道。怎么可能知道呢？”

“这就是说，也许永远这样旅行下去，总该有一天不想再出门了，我问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看起来，事实上应该有那样的打算，是这样。不

过，一种职业又怎么能停下来不做，再去另换一个行当？又怎么会为了这个行当丢掉那个职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要是我理解得不错，不再出门旅行，全凭您一个人做主，不关什么旁的了？”

“意思是说这类事情怎么决定，这我可从来就不大清楚。我没有什么知交，我是孤单一个人。除非哪一天交上好运，我看不出为什么我要改换工作。而且我也不知道在我这一生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机会，我不知道它竟有可能像一阵风那样从什么地方吹来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一阵好风不可能有那么一天也吹到我头上来。不可能知道嘛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好风吹来我会不愿意，不是的，决不是这个意思；不过，就当前而言，真的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风在吹，促使我下那个决心。”

“那么，比方说，先生，您不能索性抱有那样的愿望？愿意换一换工作？”

“不行呵，小姐。我愿意每天都生活得干干净净，吃得饱饱的，还要有地方睡觉，穿得体体面面的。我怎么会没有闲心企望得到更多？何况旅行也没有让我感到不愉快，

我应该坦白承认。”

“请原谅我。不过，我还是想问问您是怎么开始的？”

“怎么和您说呢？这种事，说来话长，很复杂，其实我觉得简直无从说起，说也说不清。无疑需要从头说起，这么一来先就叫人感到心烦，不过，总括起来说，我觉得我这种情况和其他别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一阵微风吹来。从这阵和风推测，夏天快要到来了。这风一吹，天上的浮云吹散，新到来的热气就在城市上空扩散开来了。

“天气多么好呵。”那个男人说。

“真是这样，”姑娘也说，“热天几乎已经开始，日复一日，天气将要变得越来越好了。”

“小姐，要知道，任何职业，任何立身之道，那特殊规定的条件我都不具备。我相信，对我来说，这种情况实质上还要继续下去，是这样的，我相信是这样。”

“这么说，对任何生活、任何职业，您一律都抱有反感，都讨厌？”

“不是反感，不是讨厌，那言重了，但也不是感兴趣。总之，我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成了现在这副样子，和所有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，真是这样。”

“不过，您所以这样，是由来已久的，和您现在这样的情况两者之间，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找不到做出改变的时机？是不是从来没有对别的事、对某一件事发生兴趣，没有这样的机会？”

“哎呀，那可好！时机总是有的，我并没有说没有，这种情况对许多人来说想必一定发生过，是的，但对有一些人来说，情况就不相同，不是这样。总有人情愿什么变化也不要发生。我的情况实际上就属于这一类。真的，对我来说，我相信是这样，而且还要继续下去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先生，那是继续不下去的。”

“您能够预见到这一点，小姐？”

“是呀。我的情况就不是可以长此以往继续维持下去的。按性质说，迟早总要告一段落。我正在等待结婚。我一结婚，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。”

“我明白，小姐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我的生活里，它只会留下一点痕



迹，就仿佛从来不曾经历过似的。”

“也许我也差不多，谁也不可能预见一切，对不对？有朝一日我或许也会变换一下工作。”

“我嘛，我是一心向往；先生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我的职业，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。人家这么叫它，为的是把问题简化。那并不是一种职业。那是某种状态，彻头彻尾的状态，您明白吧，比如说，是一个小孩，或者是病人。所以应当叫它告一段落，有个了结，不能叫它再继续下去。”

“您的意思我懂了，小姐。您看，我，不久之前，我做生意，跑了一趟，兜了一个大圈子，现在我在休息。一般说，我不大喜欢考虑将来，而且今天我休息，更不愿意想将来的事；所以我很难给您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自作自受拖延着，不想有什么变动，甚至事先想一想也不愿意。请原谅我吧。”

“先生，应当请您原谅我。”

“哪里，小姐，随便谈谈总是可以的。”

“是呵，真的，谈谈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。”

“这么说，小姐，您在期待着别的什么事？”